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79

投稿信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邻座

炎炎夏日,我从南京到湖南长沙参加培训学习。

一周时间转瞬而过,不舍中,我坐上高铁回南京。车票是提前多日购买的,专门挑选了车厢后排两人座的临窗位置。上车了,邻座无人,期待中的,座位宽敞自在,可一会儿又觉莫名失落,身边有个陌生人相伴,也好;如果来一场偶遇或邂逅,更好。复兴号列车穿越隧道,贴地疾驰,静与动,人与景,高楼与远山,现代工业与生态农田,在眼里交替相逢。

从南京去长沙时,是跟两名学生坐在一起。他俩是兄弟,哥哥下半年读高二,弟弟即将升入初中,他们利用暑假来南京游玩。弟弟挨我坐着,眼睛扑闪着跟我谈南京见闻,爱嘿嘿地笑,累了倚椅就睡,醒了玩起手机游戏,半个小时都没抬头。哥哥静坐窗边,小桌上摆着书和几张试卷,不时用红笔或黑笔勾勾画画。征得同意,我给兄弟俩拍了照片,发了朋友圈。

从长沙回南京的车上,正闭目养神时,一股热气伴着香烟味传来。睁眼,扭头,是一位黑壮的中年汉子。他显得局促,说是上错了车厢,从6车走到16车。他的行李比较多,几个小物件挨着我的脚,他抓耳挠腮的。坐定,我主动跟他攀谈,汉子是河南人,在长沙一处建筑工地打工,女儿今年高考,被武汉大学录取,女儿说要提前看看学校,在学校周边打工挣学费,他赶往武汉跟女儿会合,准备就地寻个活计,父女俩好有个照应。他常年在外打工,妻子在家种几十亩地,现在基本机械化耕种了,女儿读书很用功,还帮着做些家务、照顾爷爷奶奶。“俺家几代都没出过大学生,俺庄这几年也没有,俺姑娘真不孬,一天培训班都没上呢!”汉子喜形于色,一路上兴奋地聊着姑娘小时候的故事。女儿让他负重前行、奔走他乡,也让他在这异乡挺起脊梁。

□南京刘少勤

那一年,我的永久牌单车被偷了

那一年秋后,我是高高兴兴去城西小海滩上的红旗机床厂做学徒工的,和弟弟蜗居在建军东路63号郊区乡镇企业局前排办公楼楼梯洞里,一个城之东,一个城之西,两地相距5公里左右。东之为东,西之为西,总是设定一个原点,相比较而言之。

村庄里长大的孩子,知道河东、河西、圩南、圩北,他压根不明白一座城市东西南北的由头在哪。建军东路63号,是我第一个明确的可以邮寄的地址,那是希望之东。不知道今天建军东路东到多少号头了,东至何处?街心的大铜马依然矗立,只是街心的繁华依稀偏移裂变,散落在城市的里里外外,向西的小海滩工商华丽转身,成为这个城市又一个地标。精神之西,故乡在西乡。

就在这个夏天的某一天我还透过沾满灰尘的玻璃窗,看到里面堆满的陈年杂物。那扇斑驳陈旧的窗,还能打得开吗?但无论如何那段狼狈不堪的日子,一直茂盛在我的记忆里:精工2车间小磨床工,工厂两班倒,早班一年四季7点,一年四季磨不完的大小齿轮,一趟磨完了,又是另一趟,一批结束,又来一批……没完没了……永永久久。

那段日子最大的亮色,是我上班后新买的永久26自行车,锃亮、轻便,我视若珍宝。若干年后才听说汽车是男人的第二个情人,那年我只愿我与永久自行车长相守,也一定会和它的名字一样,永永久久,由东向西,由西向东,骑行在这个城市的大道上。

那个很平常的周日注定永久难忘,因为我才骑行2个月不到的永久被人偷了,是在建军东路58号的体育馆脏污不堪的公厕围墙外面。去隔壁体育馆广场敞亮的公厕一度是我最好的选择,不可告人的原因很多,蹲坑前后随便去蹭个篮球是其中之一,走几个三步,如果再蹭三两个空筐三分球,就更爽了,有几回爽得都忘了正事直接蹬车去上班了。

不爽的是那个真正的大公厕,人流繁杂,鸡牛驴马,里一半外一半,卫生状况实在不敢恭维。即便是这样,我每每到此一爽,必定把宝贝自行车拖进公厕锁上,深蹲坑上。

那天是雨后,每每我都是要带几块砖去垫脚的,否则根本下不了脚。砖也不是随手可得的,多半是从墙头上卸下,邻居汪大伯看到我卸下砖块放进车篓扬长而去,总是一脸的愤懑,再看看被我卸剩下的半截矮墙,老头嘴里不知嘟囔着什么,我多次寻思,但总是不得其解。但我清楚,老汪两个儿子都常去一墙之隔的体育馆打球。

那天带了两块只够垫脚的破砖,实在不忍

□盐城王迎春

车到武汉了,我送他出车厢,他肩扛手提着行李,大步流星,转瞬就消失在出站人流中。我真心为他和他的闺女祝福,时代让他们出彩,让更多人出彩。

武汉是交通枢纽,乘客一批批地下,又一拨拨地上。一位颇有气质的中年男子,带着一股淡淡的好闻的香水味坐到我身边,主动向我点头致意。小桌上,他放下笔记本电脑和两部手机。一路上,他不时敲击电脑键盘,两部手机也不时振动。他用蓝牙耳机说话,多是以“明白了没有”“就这样办吧”结束对话,声音低缓而笃定。我带了书,恬静走进文字世界。进入安徽境内了,心情有些别样。这里是我的家乡,尽管离生养我的地方还有不近的距离,但家乡情结就像藏在心里的小精灵,倏地钻了出来。父母亲走后,回老家明显少了,不知老姐老哥可好。

“你狗崽子三十多岁了,男人啊,不知道自己是谁啊,照镜子看看啊!”邻座突然爆起粗口,跟先前判若两人。我好奇地问:“谁惹你生气啦?”“‘狗’,‘狗崽子’太不省心了。”“狗?”“外甥,外甥就是‘狗’,舅舅家的‘狗’啊!”他说,外甥跟舅舅是扯不断的关系,你尽管骂他,你骂,他从前门出去,又从后门进来。想想也是,我那俩外甥跟我就是不一般的亲。到合肥了,他准备下车,“‘狗崽子’来车站接我!”看他嗷嗷的。

合肥站发车了,邻座无人。看着空荡荡的座位,我怅然若失。旅途中,人和人不经意地交集,只要用心欣赏,彼此都是风景。

合肥到南京也就几个小时,我呆呆地看着车窗外,长沙中学生兄弟俩,河南汉子,还有安徽“狗”舅舅,他们在我眼前晃动。我睁大眼睛,努力想象着河南汉子闺女的模样,聚集目光在天幕中勾勒大眼晴、黑头发、挺鼻梁,又将脸庞由白暂俊俏涂抹成黝黑刚毅状。

心把锃亮的自行车拖进公厕,停在围墙外上锁后,我还深情不舍地瞥了它几眼。待我半提裤衩出来再看,我的永久26已不见踪影,刚刚那深情一瞥便成了永恒的告别。

那次自行车意外失窃,用母亲的话说,活该,是迟早的事,谁叫你抖活呢!上个厕所骑自行车是我在半夜骑自行车(掏螃蟹)时就落下的毛病。上厕所我会挑地方,专挑村上高大干净敞快的人家,不然宁愿不上。我知道村上哪家厕所卫生最好,夏天蚊子苍蝇都没有的人家是因为坑里沤了楝树叶子,讲究的人家还点了蚊香。从河东到河南,不骑车不甘心啊。

那年月崭新的永久26失窃不是小事。

凭我的直觉,顺走我车子的就是公厕外篮球场上打球的那帮大孩子。他们有人早就盯上了我的新永久,不仅仅是他们,可能是天下随时生出贼心的人,那个年代自行车失窃,特别是新自行车失窃率是最高的,随便顺走一辆,到旧车交易市场一晃,二三百块就落袋了。母亲每天下班必问我自行车搬上楼了吗?见人更见车才放心安心,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贼惦记上我的自行车。贼惦记随时随地,就怕我给贼机会。母亲放心不下的是车,更是我。

车子上下班天天要骑,父亲本来是打算到旧车市场买辆二手的,经不住我缠才买了辆新永久26。母亲怕我丢了车不方便上下班,还怕父亲怪罪于我,那可是半年工资啊,6个月实习期还没过又不拿工资,车丢了,又不能不用,谁给你再买辆新的。担心什么,什么偏偏就来了。

终于被母亲说到了,贼终于来了,车终于丢了。其实,那个年代,谁家没有丢过自行车呢!何止一辆,那些年我家至少丢过三辆车。

精彩的是骑上新永久,后面驮着个花姑娘,从城东到城西穿城而过,经过东方红桥、登瀛桥、西越河桥,一口气到底不带下车的。骑行2个月,一共驮过几个小大姐,仅仅是一带而过,没有一个成为永久……但这是永远的精神力量和记忆财富,没有这一路上的丢失,落花与流水,那段艰涩的岁月怎么生机盎然地熬过来呢!后来我新置了一辆二手加重长征,开启了新征程,跨越了新世纪。

那年冬天,门口汪老伯突发脑溢血一头栽在残缺的围墙边再也没有爬起来,据说断气前叫了几声祥。小汪一个叫大祥,一个叫二祥。盐城人读音不分,我似乎明白他常常在嘀咕啥了。

今天,我居住在城南新生的聚龙湖边。据说,城南的城南,一个更大的湖即将诞生。

球迷

我问自己:算不算球迷?拿不定主意。前些日子,巴黎奥运会激战正酣,我最关注的是女排的比赛,常常深夜或凌晨的赛事,折腾得我这古稀老者整夜不能睡。

算不算球迷再说,不妨先回忆一下我这大半辈子的看球历史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电视,要看球必须到现场。除了足球,南京的一些重大球赛都在中山东路体育馆进行。彼时,我家住在城南,大概从幼儿园中班开始,50年代初曾为市教工篮球队队员的老爸就骑车带我去中山东路看球。看得最多的是江苏男女篮的比赛。晚上7点开始打两场,先是女队后是男队,每场比赛分为上、下半场。我还在中山东路体育馆看过1964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。场内大概是六张球台同时比赛,因为不对号,老爸带我坐到看台的西南角,指着眼前球台挡板后面的那位胖胖的中年人说:“他是国家队的教练傅其芳,他坐在这里肯定有国家队的运动员在这里比赛。”果然,在这张球台上比赛的是大名鼎鼎的李富荣,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欣赏顶尖高手的球技。

1978年恢复高考,我入南京师范学院读书。学校毗邻的五台山万人体育馆,我经常光顾,看得最多的是排球。那几年,是江苏女排的高光时刻,每次看他们比赛特别提气。我见到过邹志华、曹平、张友生、薛永业、孙晋芳、张洁云等著名运动员,只不过看台离球场有点远,因为是“穷学生”,买的都是三几区的“飞机票”。

1981年我到铁中任教,此时看电视转播球赛已成风尚。这一年的11月日本大阪举行第三届女排世界杯。那晚中日女排大战,我给学生补课来不及回家,是在同事家看的。第五局中国姑娘逆转获胜,宋世雄的精彩解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还记得两个月后的迎春晚会上,我模仿宋氏的现场解说受到学生们的欢迎。四十多年来,中国女排战绩虽有起伏却一直走在世界前列,而我始终是“铁粉”,功勋卓著的孙晋芳、赵蕊蕊、惠若琪、张常宁、龚翔宇等江苏姑娘令我自豪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职业篮球赛(CBA)是我当年看球的“重头戏”,特别关注的是本土球队。2003年以后江苏男篮有过辉煌,涌现出胡卫东、张成、胡雪峰、唐正东等众多本土知名球员。南钢主场时,我曾多次应邀学生之邀去现场观战。我也曾在三牌楼苏果超市邂逅唐正东,很高兴地和他合影。记忆深刻的是2005年4月的某晚“南钢龙”(江苏)和“华南虎”(广东)争夺CBA冠军的那场龙虎斗。前四场大比分2:2,第五场江苏队凭借主场优势,火力全开,距离终场不到9分钟时还领先近20分,已经有江苏球迷开始庆祝。就在这时风云突变,广东队仅用5分钟打出了16:0的高潮,江苏队以微弱劣势与总冠军失之交臂。那天我在现场,心里真不好受。

再说说我情有独钟的中国女排吧。平心而论在本届奥运会上打得并不差,小组赛连下三城,“八进四”落败土耳其,对方微弱赢球有运气因素。现在有一个怪的现象,对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评价往往“一边倒”,赢了什么都好,输了什么都不好。其实,球坛变幻莫测,谁也不是常胜将军。要我说,在此番奥运赛场上中国女排的表现可圈可点,女排雄风犹在,女排精神永存。愿女排姑娘们不气馁,继续在中国“三大球”复兴的道路上发挥领军作用。

我这个老球迷始终期待着。

□南京周世青

苏夫人的婚姻智慧

林语堂先生的《苏东坡传》,是一部用诗词书画来讲述苏东坡坎坷仕途的传记。东坡先生对待人生的豁达态度让无数人折服。书中最让我敬佩的,却是苏夫人经营婚姻的智慧。

苏夫人懂得识人。苏东坡是个对谁都不设防的人,把身边每个人都当成好人。一次,有客人来拜访苏东坡。成熟稳重的苏夫人就躲在屏风后面,偷听他们说话。当她听见苏东坡跟客人滔滔不绝地畅所欲言时,心里暗暗叫苦。客人走后,苏夫人对苏东坡说:“你费那么多口舌跟他说什么多干什么?他在留心听你说话,好开口迎合你。”又再三提醒苏东坡:“速成的交情不可靠。”苏东坡觉得妻子说得很有道理,不由得频频点头。

苏夫人经营婚姻的第二智慧,就是信任。苏东坡在杭州生活时,每次遇到歌伎酒宴,他都欣然参与。由于他是人人仰慕的大诗人,常有歌伎向他求诗。而他从不拒绝,提笔就写在歌伎的披肩上或者纨扇上。苏夫人对他非常了解。她知道佩服丈夫的人太多了,也知道丈夫只是性情随和,喜爱酒宴逐逐,绝不会迷恋那些歌伎。于是她一不干涉,二不过问,给予苏东坡充分的信任。

学会理解和懂得丈夫,也是苏夫人经营婚姻的智慧。苏东坡在密州时,对当朝的新政策不满,整天闷闷不乐。一天,小儿子拉着苏东坡的衣襟吵闹,惹得他烦躁不安,随口说:“这孩子真傻。”苏夫人理解丈夫的心情,赶紧把孩子拉到一边,并微微一笑:“你才傻呢,你整天就是闷坐,有什么好处。好了,我给你热壶酒喝。”说着就起身洗杯子,给丈夫热了壶酒。片刻工夫,一壶酒入肚,苏东坡的心情也舒畅起来。在苏东坡遭遇不顺时,苏夫人总能用理解和懂得的方式去安慰。

苏夫人在平淡的生活中,用自己的智慧把婚姻过成了一壶老酒,越品越香。

□湖北武汉徐素环